

陶渊明的人伦观探微*

郭丹红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陶渊明的诗文中展示了人与人的淳朴自然的亲情世界,他的人伦观是基于儒家的孝悌意识和仁爱思想,他将道家洒脱随化的精神内化成自己的人生态度,同时也以此调和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陶渊明;人伦亲情;世俗温情;调和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0)04-0078-05

千百年来,陶渊明以隐者的面目启迪着寂寞的文人,他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成为那些失意于现实的士人们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文,反映了他与自然的和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人与自然默契地相应和。从这类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平淡静穆的自然境界和超逸脱俗的诗化人格。陶渊明反映亲情的诗文有二十来篇,数量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另一个世界——亲情世界,这个世界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纯朴自然的关系,联系着琐细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陶渊明不可免俗,他要作为儿子、兄长、父亲、丈夫,肩负着家庭的责任,展露了他温情的一面。我们首先从陶渊明与家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来探讨他的人伦观。

一、陶渊明与家人的关系探析

陶渊明笔下描写的亲情诗文,不同于其它诗文那样理想和超脱尘外。无论是对待母亲、弟妹、儿子和妻子,都充满着人间真淳质朴的深情厚意。

(一) 与其母孟氏

陶渊明的世系考辨有诸多争议,普遍认为他的曾祖父为晋大司马长沙公陶侃,外祖父为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嘉。根据《命子诗》自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而其外祖父孟嘉则是“冲默有远量”,“文辞超绝”,“形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从小失父,由母亲孟氏独

力辛勤抚养,言传身教。陶家虽曾是高门望族,但至渊明时早已经是门祚渐衰,贫敝不堪。孟氏应当经历了由富到贫的过程,心理上存在贫富落差感。生长于这样的仕宦家庭,孟氏在教育上势必寄托着让陶渊明继承家风,重振家业的愿望。在母亲的教育下,受家风熏染,早年陶渊明也有大济苍生的宏愿,从他《命子》诗自豪的口吻中,可以看出他对先祖功绩赫赫而临宠不矜德行的自豪和崇仰。他的《杂诗十二首》其五中也透露出他早年那份建功立业的豪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因此他早年的出仕一方面是迫于家庭窘迫的处境,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偿母亲孟氏的夙愿,而早年陶渊明自身也抱有承续家风,大济苍生的心愿。

由于晋末政权动荡,官场黑暗,陶渊明不久就辞官归田。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1]611}。后来他再次出仕担任桓玄幕佐,应该也是有相同的苦衷,但不同的是陶渊明已经认识到官场生活与自己本性的相违,虽身在宦海还是心系田园和家人。归假途中,一路上道路艰险,大风阻挡,陶渊明写道“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柁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庚子岁五月中

* [收稿日期] 2010-02-10

[作者简介] 郭丹红(1985—),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

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诗中掩饰不住离家游子对母亲与兄弟的思念之情,虽然前路曲折,险隘重重,但诗人仍是归心似箭。同时也隐约寄寓着他急切归隐却困难重重的复杂心绪。不久孟氏卒,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通过追缅外祖父来悲悼母亲的辞世,一句“凯风寒泉之思”,流露出对母亲深深的思念。若干年后,在《祭程氏妹文》中再次触及丧母的哀痛“黯黯高云,萧萧冬日,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丧母的情形如重历眼前,悲痛穿越时空再一次穿绞内心,以至言及而泣血。陶渊明的至情至孝可想而知。他与其母孟氏的情感难以一言以蔽之,那是穿透他整个人生和影响他一生的至纯至孝的亲情。

(二) 与其弟妹

《论语·学而》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³仁者不仅要有道德修养,还要能够敬爱兄弟姐妹。作为兄长,陶渊明对待弟妹的仁爱在他的祭悼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骨肉亲情在时间的流宕中经历着生老病死的考验。陶渊明到中年经常要面对的就是亲人的死亡,而且时常是年纪小于自己的至亲,无疑更为感慨和哀痛。《杂诗》其六则是诗人在面对一次次丧亲之痛后,有深刻的切肤体验。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里的“此事”即是指衰老和亲故凋零等事。人生每有年少轻狂的时候,而只有亲历后才会真正体会其中的滋味。陶渊明在中年经历其妹程氏去世,其从弟敬远、仲德的离世,他都一一写了祭悼的诗文。《祭程氏妹文》写得哀婉至深,流露出仁爱和悲痛之情。忆及儿时“爰从靡识,抚髻相成”的亲密无间,在孟氏卒时“尹我与尔,百哀是切”,共历人生最揪心的丧母的悲痛。而如今天人永隔,程妹留下的孤女无依无靠,她在冥间亦是孤苦伶仃“莹莹游魂,谁主谁祀?”作为兄长关切其妹的生前死后,甚至担心着死亡恐怖的孤独笼罩着冥间的亡灵。这样的悲悼足见兄长的深厚情谊。当其再次历经从弟敬远的死亡时,他丧失的既是爱弟更是良友,这则是一种双重失去的悲痛。在《祭从弟敬远文》中,作者就发出对于丧亲的感慨“奈何吾弟,先我离世,事不可寻,思亦何极!”人命难以预料,思念和哀痛却长久地停留在未亡人的心中,随着至亲的死亡而无休止。

一次次痛彻心扉的离别,使陶渊明对死亡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设想自己死后的情形“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三首》其一)他认为荣辱富贵对亡者而言是一无所知的,身前又何必那么执着呢? 在《自祭文》中陶渊明更是立下罕见的遗嘱“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之如何?”死后不堆坟,墓旁不植树,赤条条的归还大地。正是他深切地历经丧亲之痛,才会对自己的死亡看得如此洒脱和透彻。在亲情的世界里,丧亲无疑是最痛苦的经历,更何况是对弟妹如此仁爱的陶渊明呢? 正因为他没有冷漠的对待亲人的死亡,所以在痛过之后才能更冷静地看透生死,怀着委任随化的态度面对人生。

(三) 与其五子

中国古来就有“严父慈母”之说,历来的文学作品,父亲也多是以严厉的形象教育子女。陶渊明这个作父亲就慈爱宽和得多,在教子态度上不强求,任其随性发展。看陶渊明的《责子》诗,俨然是旷达而幽默的父亲,诗曰“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略带诙谐的口吻戏谑自己的老态龙钟之貌,细数诸子的缺点,老大懒惰,老二不爱学习,老三老四还不会数数,老五则一味贪吃,诸子皆是不才。但天命如此,就只管喝酒,随化而不强求了。通诗诙谐幽默,勾勒出五子的特点是既可气又可爱,其间蕴含的是无可奈何的慈父宽和洒脱的心境。后有杜甫《遣兴》诗云“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3]⁵⁶³,对陶渊明的旷达表示怀疑,觉得他并未完全释怀,旷达得不够彻底。其实,陶渊明出自诗书之家,祖辈同辈皆通文墨,面对五子的不才,又何以能旷达置之呢?

从陶渊明为诸子的命名看,实际上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五子名为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如俨有端正、温恭、谦虚之意,俟有宽广、大气之意,舒有舒适、随意之意,通有通达、顺畅之意。可见陶渊明对诸子并不是不管不教而放任之,而是有所寄托。在他早年

的《命子》诗中这种愿望流露得更为迫切。长子俨出世,陶渊明则追述先祖们的功绩德行,对儿子怀有殷切的期待和谆谆告诫“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盼子出世和望子成龙的心态是任何父亲的普通心愿,陶渊明也是同样表现出初为人父的小心翼翼和欣喜“厉夜生子,遂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庄子·天地》有厉人的典故,曰“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4]192}陶渊明亦同天下父母之心,希望他们有所作为。但是生性自然的陶渊明,对诸子是有所求而不强求。他自身的经历使他在教子上有另一番感触。东晋门阀政治和动荡的社会现实让陶渊明意识到即使有才德也不见容于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用人局面。魏正申在《陶公以谐谑之趣述哀曲论》中对《责子》诗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陶公责子之要害在于无才,而当时世族门阀制度根本用不上人才。无世族门第不易做官,无才更无须进入仕途。他正是满意诸子这种适应现实需要的“明智”,父子共安于贫贱足矣^{[5]79}。另一方面古人“学而优则仕”,令诸子读书而汲汲于功名,倒不如让其安于本分,做无才无识的自然之子。陶渊明自身厌倦世俗官场的尔虞我诈,质性自由洒脱的人生,老子有云“大巧若拙”是也。陶渊明反天下严父之厉,戏谑诸子之愚,放开怀抱,任其天性自然发展。挂怀是出自慈爱之情,释怀是出自宽和之爱,正反皆有为父的复杂心境。

(四) 与其妻翟氏

陶诗中较少提及其妻翟氏。按中国诗教传统,男女夫妻之情不宜登大雅之堂。然而在史书传记中,则有关于夫妻二人的记载。萧统《陶渊明传》云“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6]612}《南史·陶潜传》亦载:“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7]1859}从史传上看,他们夫妻二人志同道合,和谐美满。而陶渊明的诗文里也会不经意间描绘出一幅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图景,我们也不难从中发现翟氏的身影: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

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兮辞》)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

家居环境清爽怡人,田有菜蔬,园有松菊,瓮有美酒。家庭和乐,诸子健康活泼,偶有琴书可弄。这样安静和谐的家庭生活,虽是有诗人远离官场尘俗的那份“心远地自偏”的洒脱自得,但是偌大的家庭,上有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五子,若没有贤妻良母的支持,自由随性的陶渊明也难以豁达飘逸地归隐田园。翟氏无疑是家庭的贤内助,侍奉孟氏,哺养五子,亲耕农田维持家计。而且家居环境井然有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陶渊明的家庭负担,而且间接为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相对安稳的氛围。翟氏拥有劳动妇女的朴实勤劳,但毕竟不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在思想层次上与陶渊明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家庭状况每况愈下时,他就更无法理解丈夫那种安贫乐道、清高随化的精神境界。陶渊明嗜酒,在任彭泽县令之际收入较宽裕,据萧统《陶渊明传》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8]612}在家庭中翟氏会为争取家庭的利益,而不完全顺从丈夫的随性的行为。然而她眼见丈夫多次违背本性为家计而出仕为官,勇于承担家庭责任,虽是对他的随性颇有微词,但在生活中仍是操持内外,与其同甘共苦,一起支撑起整个贫澈的家庭。

陶渊明笔下的亲情世界,维系着他与亲情各端家人的真挚朴实的情感。无论是孝顺的儿子,仁爱的兄长,慈祥的父亲,还是随性而不失责任感的丈夫,都充满着他在世俗人伦中至纯至性的温情。他不是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也向往着亲人相聚一堂,相持相保,共享天伦之乐的人间亲情。他既有抗世的冷傲,亦有入世的温情。

二、陶渊明的人伦观探析

陶渊明归隐田园,远离官场,避开世俗争权夺利的漩涡,放弃了轩冕豪华及功名利禄,亦避开摒弃世俗人情的陵薮高山,放弃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栖留于田园,躬耕田野,怡享天伦。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儒道思想影响的痕迹。陈寅恪对陶渊明的所受的思想有深刻的总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9]205}在人伦观上,陶渊明明显偏向儒家,注重孔孟的孝弟之道,保有一种积极的世俗精神。陶渊明向往着“亲戚共一室,子孙还相保”(《杂诗》其四)的天伦之乐,并未将人伦亲情当作负累而冷漠地弃绝之。当时的名僧慧远让刘遗民劝陶渊明入庐山,被他断然拒绝,他在《和刘柴桑》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佛家形尽神不灭的思想与渊明形尽神灭的思想格格不入,他在诗《形影神》中已经明确表明自己的思想。但最重要的是他仍是眷恋其乐融融的人间亲情,不愿绝情隐居。

然而,陶渊明也并不是完全拘泥于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处事上则更多表现出道家的精神。当时晋人崇尚老庄之道,玄风盛行,在为人处事上则放浪不羁,任气洒脱。他们蔑视束缚人性的礼法,肯定人的七情六欲,深情而豪放。陶渊明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在亲情上也表现出委任随化、旷达洒脱的豪放。因此,他的人伦观是基于儒家的孝悌意识和仁爱思想,同时他将道家洒脱随化的精神内化成自己的人生态度。《杂诗》其七曰:“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重视亲情的陶渊明,秉承着委任随化的态度看待亲人的离聚,人生如寄,对自然界而言任何生命不过是匆匆的过客,不可太过执着。这份随化的洒脱也调和着他与家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他的亲情世界达到一定的和谐。

陶渊明在享受人间天伦,融入山川田园的同时,他要面临现实生活的烦恼。特别是要解决物质贫乏与精神自由之间的矛盾。仕与隐的矛盾是陶渊明一生中最大的矛盾,家庭也是夹杂其中的矛盾因素之一。家庭的责任感、社会灰暗的现实及其崇尚自然的本性三者相互纠结,使陶渊明长期不断在仕与隐之间徘徊游离。

陶氏家族至陶渊明已是家道中落,贫困时常侵袭而至。《归去来兮辞》序中坦言“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米,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陶渊明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虽于自身可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

也”(《五柳先生传》),但所谓“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其七)。他不能眼见老母忍饥挨饿,顺从本性而违背孝道。身为父亲,都想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但提及“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傴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报兹苦心,良独内愧”,“汝辈幼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与子俨等疏》)家庭的责任感使一向旷达的陶渊明也无法挥拭对诸子的负疚感。物质的贫乏,家庭经济压力,使其妻翟氏对丈夫的归隐也颇有微词。陶渊明既要面对其妻精神上的不理解,又要承担归隐对家庭经济造成的压力。但他每每总是短短的出仕,随即归隐。他自言“性刚才拙,与事多忤”之故辞归,实际上尚真的陶渊明很早就洞悉到官场的黑暗和门阀的压迫,大济苍生的愿望在现实中早已化为泡影。但即使他对官场仕途失望,仍是一次次有迫于家庭的压力和微存的使命感出仕。然“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他崇尚自然的本性使他最终坚定了归隐田园。

在亲情世界中,陶渊明饱受着世俗生活中种种生存的压力,并深刻感受到世俗生活的最本质的一面,“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住行是生存不可缺少,无法超越。“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即使贫富饥寒交战于心,道胜则没有愁容了。忧道不忧贫的陶渊明能置身于世俗之中,却又能超脱于世俗之外。正是秉承着随化自然的人生态度,那些生存的矛盾,人生的苦忧于无形中得以化解,心境明澈的陶渊明亦能在贫贱的家庭生活中安然地享受天伦之乐。

三、结语

历来人们大多是关注陶渊明作为隐者超脱于世俗的一面,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不仅只有一面性,而是有着复杂的多面性。陶渊明脱离了官场的世俗,却隐入人情的世俗中。在他笔下涉及亲情的诗文中,展示的是他充满世俗温情的一面。这个亲情世界并不是超凡脱俗的“仙境”,而是浸透着世俗情味的“人境”。在家庭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生活的诸多矛盾与冲突,生性自然的陶渊明以旷达洒脱、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消弭着人生的苦痛愁忧,最终转化为内心一脉平和静穆的坦然。正如叶嘉莹在陶诗中发现“一个伟大的灵魂,

如何从种种矛盾失望和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愉悦,化矛盾为圆融,一段可贵的经历”^{[10]47},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个对人情人事充满质朴关怀的俗化的亲情世界,从中足以彰显他整个真淳而诗化的人格。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 龚斌. 陶渊明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3] 唐满先. 陶渊明集浅注[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4] 李华. 陶渊明诗文赏析集[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8.
- [5] 龚斌. 陶渊明传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6] 韦凤娟. 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中国闲情[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4.
- [7] 杜景华. 陶渊明传论[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 [8] 朱自清.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9] 钟忱民. 陶渊明论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10] 李文初. 陶渊明论略[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11] 刘宗贤. 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 [12] 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赵荣蔚】

An Detailed Analysis of Tao Yuanming's Ethics

GUO Dan-ho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Abstract: From family ethical perspective, Tao's poems present a simple and natural world of the family bond, and his view of human relations is based on awareness of Confucian filial piety and humane love ideas. He integrated Taoism into his own spirit world and attitude toward life, in order to find a way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his family lif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human relations and family ties; secular tenderness; reconcile

